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別典卷六

明 薛虞畿 撰

魯宣公 元年癸丑在位十八年周匡王五年

趙宣孟見骫桑之餓人為之下食而餔之與脯一朐拜受而不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曰君轝吾請為君反

死宣孟曰而知為誰曰何以名為臣骪桑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遂活經二年書盾弑君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洩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宜其行不敬其言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可

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則弑靈公聞

之以洩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夏徵舒九年陳殺洩冶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

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

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

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

遂取陳十一年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裂壘壞彼必薄我行不成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趨擊之大敗吳師按左傳倚相楚靈王時人莊王時而稱倚相恐非是

楚莊王將縣陳聽申叔時之諫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為陳君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十一年

楚王將興師伐晉曰敢諫者死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

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諫曰君今貪彼之土所謂知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正猶螳蜋欲攫蟬而不知黄雀之在後而黄雀不知放彈者方將窺而斃之也臣敢愛死不以告王哉遂不伐晉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

禮其臣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

莊王從之果如其言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

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

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

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

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

亦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

楚莊王既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莊王既服鄭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

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絶聖國不絶賢而我獨不得若我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倶郯之戰

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於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

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于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

莊王欲伐楊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王獵于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有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强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楊夏之師

莊王既勝晉於河雍歸而封孫叔敖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之醜荆人鬼越人禨人莫

之利也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絶

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而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困窮負薪過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莊王置酒優孟前

為夀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

至死今妻子困窮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田四百户以奉其祀十八年莊王卒

晉國苦盗有郄雍者能視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盗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盗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盗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盗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盗而殘之晉侯聞而大

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按左氏宣十六年士會為政十七年請老乃晉景公之八年也至成八年趙氏方有下宮之難趙文子時未之生也安能薦士會為政哉此事見列子列多寓言即非寓言而記事亦欠覈矣左十六年士會將中軍為太傅晉之盜逃奔于秦

魯成公元年辛未在位十八年周定王十七年

吴壽夢立而吴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吴在蠻夷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蠻夷之吴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一十九世按春秋成七年始書吴伐郯

吴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大乎哉禮也史年表壽夢元年即成公六年以是不見不見經

經史

晉趙盾薦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初盾在時夢見叔帶持盾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吉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時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為賊首賊

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復妄誅妄誅謂之賊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且不恨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宫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八年事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宫匿公孫杵臼程嬰者皆朔客也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

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即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褓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

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為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

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成功未嘗絶祀今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筴唯見圖景公問趙尚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宫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命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

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為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肯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為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為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

過矣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事）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輿篡之共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蹴其體共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者也

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

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

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苦痛之夜

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夕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矣二士者可謂學矣

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無所倦威行四方而無所絀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内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刼

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十八年事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詳晉語

魯襄公元年己丑在位三十一年周簡王十四年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宜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

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堂廟之内而折衝于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六年子罕見傳即樂喜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則同食出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

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于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固貴之日吾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于吾亡哉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明賢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二年子國為司馬五年來聘八年子產始見傳子國責子產以不喜

侵泰

周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之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之短長也師曠對曰汝色赤白汝聲清汝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汝慎無言禍將及汝其後太子果死按國語靈王二十一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將壅之太子晉諫之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之二十四年也是歲齊人城郟

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按左氏十三年楚共王卒屈建曰

楚必多亂夫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國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絶其本矣本絶則撓亂猶兎走也共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

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向者穀臣

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不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我也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甯喜之難作榖臣死之使人迎其妻子分禄而食之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知可以謀微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甯喜弑君剽而入衛獻公在二十六年右宰榖臣實為甯喜伐孫氏二十七年

齊晉相與戰平阿平阿經傳俱無據疑是平陰之餘子亡戟得矛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人曰戟亦兵也

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心猶不自快遇高唐叔之孫叔無孫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罹其難疾馳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十八年中行偃伐齊齊禦諸平陰十九年偃死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報平陰之役

晉逐欒盈之族二十一年盈出奔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

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于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二十三年伐晉報平陰還襲莒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于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傳作杞殖華周下鬬獲甲

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
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
止我以利是汚我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
利非我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
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
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于物也來我踰子隰
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
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我豈無勇哉是其勇

與我同也而先我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弛而隅西崩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絇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

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不得將死之與其友俱立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末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中年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年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為相其讐以為且幸釋巳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逆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解狐晉悼公時祁奚所薦者此必有誤

韓武子獸巳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好田獵也獸巳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后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于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于畾也武子曰

盈而拂我手而拂我矣何必晶哉遂輟田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者曰此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

春秋别典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別典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沈恕

春秋別典卷七

明 薛虞畿 撰

魯襄公十一十五年起

齊莊公紆殺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往聞戰鬭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二十五年齊人弑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弑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

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崔杼弑君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余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禄者死其事吾既

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從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能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

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子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我與我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

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趍出授綏而乗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晏子十七年始見傳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曰不與公孫氏者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子不説直兵造胷勾兵鈎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齊國

與子共之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聞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之而去

延陵季子遊於晉二十九年入其境曰譆暴哉國乎入其都曰譆力紲哉國乎立其朝曰譆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

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絀也吾立其朝其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伐善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以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于晉故反則徐君死于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之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色欲之

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秋墓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小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為賢者請

問姓名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衞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橰終日灌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之功必有機智之則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恥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仁

者也可令守國

鄭之富人有溺洧水者人得其死者其子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金愈益求愈甚其子患以問鄧析曰置之彼必無所更賣矣子產治鄭（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昭二十年卒）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鄭國大亂民日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民心乃服法律大行（按左氏定八年駟歂嗣大叔為政殺鄧析傳非之諸書多作子產殺鄧析何也姑存之）

鄧析操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惡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内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裳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内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簡公襄七年立

鄭昭公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和太宫子

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鄭昭公在魯桓公年非子產時君也疑簡公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内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

歿簡公之身無患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也國人不定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事也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登民無饑也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即曰子

𨸏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乃輟攻鄭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夫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為志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鞟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

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襄十五年晉平公立至昭十年平公卒在位歷年多而事甚衆難一一以年考也盡繫於襄之末年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割斷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薦之而君不食誰能强之亦君之力也晉悼公命叔向傅太子彪即平公故叔向事獨多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公作色大怒問曰田差三過而不一顧何

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願也平公曰善

晉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公曰子黨于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

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之為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疾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禄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無隱左右言及國

無罪昭元年敗狄于大鹵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

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晉平公之時實藏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袒裼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

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内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竭也夫拘百姓而養育之而又重竭之豈

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晉平公鑄大鐘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

師涓至果知鍾之不調也

晉平公泛西河中流樂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一作固桑跽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吾食客二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尚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不知君

之食臣六翮也將腹背之毛也平公默然不應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侯土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楚伐蔡而殘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賜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之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悅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

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令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

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矣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其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不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非狐偃也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

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于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使士民渴四也民有饑色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諸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九年高偃如晉請兵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按史年表在昭公七年見傳燕簡公傳曰

晉平公閑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

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衮衮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于國家哉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霸

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

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為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今者日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

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于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

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左氏哀三年周人殺萇弘趙鞅惡范氏及周之劉氏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殺萇弘此曰叔向殺弘非也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之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彼如出之可以城之秦因出之荆王大悅

以金百鎰遺晉此條類戰國策士之誹疑非羊舌肸之爲也且云以百金見叔向叔向受金益知其非是矣肸親數斛之賄而已以賄汙乎決不然矣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隳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毁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于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所行何從

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紉而不折廉而不缺何以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柔者得焉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懐謙不足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矣平子曰善

春秋别典卷七

春秋別典卷八

明 薛虞畿 撰

魯襄公

二十五年齊景公立至哀五年方卒而晏子則自昭二十年以後不見傳景公晏子問答疑在襄末昭初之年故類輯於此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

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是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復至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强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與焉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

言之景公景公曰譆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

者三返並辭不受也晏子朝乗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乗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足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乗馬三返不受公不悦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乗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乗馬君乗之臣亦乗之下民之無

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移于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乎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

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

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

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

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右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旦穰苴尊為大司馬田

氏曰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發疾而死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于子禄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

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
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
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
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
之賢臣有受君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
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叛在於鄙
野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
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

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絀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絏中彼不

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也知已而無禮

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延入為上客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謝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方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靈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臨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人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天下失道而後仁義出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

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又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駡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火水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以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為露臺之寢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盛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者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

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鶩之所求栢常騫
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為君禳梟而殺之君謂
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
旦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為
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可以益壽
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召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
動晏子曰騫昔者吾見紀星絶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
乎栢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

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于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㵪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畢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烏有距而不入者哉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

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為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傑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鬋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之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其為勇悍矣今未嘗見之奇辨也一鄰之鬬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者也入深

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庭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鑕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為勇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寮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

由入矣不善言進則善無由入矣復槖之君朝齊桓公
問治民焉復槖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祉抑心桓
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
而諭因禮之千金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從使吏禁之曰
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
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
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

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為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擊轂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

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嘆曰昔我先公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

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出昔有桓公固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倚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也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

夫邑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况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也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小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罰不慎矣孔子荅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

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爾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措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吾將聞君子之敎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宜今此子事我三年未曾弼吾過是以

逐之也

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六月不歸後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集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比二王也臣之材亦非比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者不亦可乎景公説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内矣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䟽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君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也而不能與其君陷難者也

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斂以祠靈山可乎

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

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施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

此苟營內好私便則貨偏有所聚粟菽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以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為也殣何足恤哉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賔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賔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

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貧
善寡人也不欲其淫侈也而況于寡人謀國乎
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
乎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
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
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
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
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

惟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嚴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又欲為鐘是重斂于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

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于

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顔鄧聚一作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於是

乃召聚數之景公之前曰鄒聚爲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見君危其社稷絶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請爲寡人謝之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

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我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于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解之勿傷吾仁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罟網捆蒲葦織履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僕曰此齊之賢者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今乞所以養母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出奔過

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子曰夫子勉之晏子太息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告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晏子見疑吾將以死白之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退而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齊君大駭乘驛自追晏子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以死白已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受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與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不置常行

而不休者也故難及也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

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而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解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縱肆左右懼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寧戚侍軍吏怠戒事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達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

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公曰善吾聞髙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禄仕者不能成政若髙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樸椽不斲者猶以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盖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且能專

對矣

晏子使於魯景公起大臺之役歲寒不止國人望晏子至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奉上靡敝我若之何歌終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

輒罷役仲尼聞之歎曰聲名歸之君災禍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當此道者其晏子耶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之也

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

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楚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故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楚而盜將無土地使之然乎楚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使從大門入見楚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晏子之晉遭披裘負芻息于途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召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

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甞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也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已者吾是以請絶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前條史記似畧當從此參入之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

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廵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之弱而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之弱而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乎晏子對曰君在何為而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于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嘆

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鱉厭深

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猒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也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返左昭二十年田于沛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辨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適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

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有禮賜寡行也何足以識禮也

齊景公問子貢曰子誰師對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若何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賢若何乎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

曰子之譽得無太甚乎對曰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猶兩手捧土而附太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太山無損亦明矣公曰善豈其然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左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齊傷槐女來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者何為見奔殆有悅內之志哉

景公與晏子適魯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

舉果其謀深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他日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雖欲用之以移齊俗非

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數見孔子不問其禮

孔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與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遊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孔子曰夫死病無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此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絶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也孔子荅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

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宫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絶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聖人之智豈不大哉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

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勾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賜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

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事上而惠於下矣

晏子謂曾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圜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括和氏之璧井里之棄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也故君子慎所修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沒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趍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

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捷曰吾再搏隱虎功可以食田曰吾仗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黿銜左驂治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黿頸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治曰二子

死之吾獨不逮又刎頸而死

景公遊於姜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為遅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乗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焉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於夫子寡人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臨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君

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者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

晏嬰卒後范中行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

靈公行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

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梁丘據問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

春秋别典卷八